

◆ 邓立平 著

大山之子

向本贵论



珠海出版社

大山之子

——向本贵论

邓立平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山之子/邓立平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8.6
(诗屋作家文丛)

ISBN 978-7-5453-0002-4

I. 大... II. 邓...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6263号

大山之子——向本贵论

诗屋作家文丛

邓立平 著
责任编辑 李一安
装帧设计 吴凯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30 邮 编: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市龙华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印 张 80.625 字 数: 1600千字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002-4
总 定 价 166.00元 本册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这是一本有特色、有价值的研究著作。首先研究者与研究的对象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经历。都出生在历史文化遗存丰厚的湘西，一个沅陵，一个洪江；都当过知青，一个回乡，一个下乡；都作过木匠，一个圆木匠，一个方木匠；都下过苦力，一个在沅水上放过排，一个在官庄的大山里当过生产队长；后来，一个写小说成了名，当了中国作协全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一个在大学搞研究，当了中文系副教授和总支书记。相同或相近的经历不但容易相互沟通，容易理解，容易进入对方，容易得到对方的尊重，而且，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的工作对象，心灵相通，惺惺相惜，研究的成功具备了扎实的基础和先天的条件保证。

相同或相近的生命轨迹，形成了他们最大的共同点：生命流程的阶段性需求与社会潮流的大致走势，完全逆向

而动。需要长身体时过苦日子，需要读书时搞文化大革命，“学问越多越反动”，需要结婚生子时，计划生育要求晚婚晚育，只生一个，需要进步时，要文凭，比学历、学位的高低……。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吧，但那是以多么艰苦的奋斗，以多少人老死底层为沉重的代价啊！而且，这一代人的个人成就不能因此受到限制：向本贵不惑之年才发表处女作，比别人迟了20多年；邓立平在孔子当宰相的年纪才出了眼下这本书。

困苦的经历练就了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也练就了富有穿透力的眼光。本书对作家作品的把握准确、到位。向本贵创作关注底层、关注弱势群体的草根精神，表现各个战线各方面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的本真面貌独具的功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既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又不失乐观主义的精神文化立场与创作态度，作品不悖主流意识形态，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最广大的人民性，“船也能过，舵也能过”，上上下下都给予好评的社会效果——这些论定无疑是精准的，有理论深度的。著作的理论性还表现在理论的概括性上。他评价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凤凰台》写农民建国后50年的命运，用了一个字：“饿”，前30年实实在在的肚子饿，改革开放20年则是精神的饿。高度概括，需要开阔的视野，高屋建瓴的认知能力，光大胆是没用的。

研究者比较犀利的眼光还表现在研究材料的抓取上。《作家论》中写到向本贵文学创作最艰难、几乎要崩溃的

关键时刻，一家编辑部终于来了一则修改、留用的通知。当时，他正在离家三十多里的山沟沟里当半脱产干部，他爱人则正在家的秧田里撒谷种。娇弱的爱人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信件，脚也顾不得洗，裤管也来不及放下来，一口气跑了30多里，把这封信送到了丈夫手里，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稻种还放在田坎上呢！”立马赶回去了。这哪只是一封信，这是及时雨，这是夫妻盟啊！从此，向本贵心中那棵文学小树开始茁壮成长。我们读着著作者引述的散文《三月的雨丝》，能不眼含热泪、悄焉动容吗？作家的形象能不鲜活吗？

作为学术论著，本书另一个突出的优点是，赓续了可贵的文学研究风气。文学评论界本有着细读、细品、细研的好风气，近年来有所下行。据说极个别评论家在作品讨论会上，洋洋洒洒，大发议论，可连书皮都没碰过。但是，著作者决不偷懒、取巧，他不辞辛劳，细细的研读数百万字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在这个基础上评判作家的六部长篇，数十个中短篇。一部长篇用一章篇幅来评论研究，中短篇则分为前期和后期两章来评述。从正面一个作品来研究，不但要花大量的时间来阅读原著，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要有文学的真素养，分析的真功夫。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一份本事，一份水平。一切花架子，一切投机取巧，在单篇分析面前，全都无济于事。面对世风浮躁的商品经济社会，这种扎扎实实的研究态度、研究作风难能可贵。作为学术著作，当然不能是单篇分析的机械集合，全书还自成体系：分作家论和作品论两大篇，作品

论按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分八章，每一章再按作品的题材、内容、思想成就、艺术特色、社会影响、作品价值和在作家创作道路上，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一一述来，具体明了，理路清楚，体例完备。这样的体例安排，还说明了研究者研究路数的科学。

这是邓立平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不可能完美无缺。文学研究是清苦的工作，更是一件极富弹性的工作，甚至是没有止境的工作，好些地方，还可以更深入，更精彩。特别是语言风格上，学术著作和口语化不太相容，虽几经修改努力，这种不相容的痕迹依然存在。对向本贵创作的评判，一般来说很贴切，但有些地方，“龙”画了，却少了点睛之笔。这些都给著作者今后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湖南怀化学院特聘教授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荣誉主席

龙长吟

（作于“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欢迎仪式暨火炬接力启动仪式”进行时）

自

序

向本贵是一位矢志现实主义创作的湖南作家，近三十年来，忠实地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勤奋创作，笔耕不辍，在喧哗而神圣的文学殿堂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他的生活和文学活动，始终围绕着生他养他的农村——大湘西山区。到目前为止，他的小说涉及到农村，工厂，公安，城市，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却处处留下大湘西的烙印。他的作品里的主人公有工人、干部、警察、市民，知识分子，但更多更鲜活的还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湘西山区的农民。这种现象折射出他的执着、谨守的凝重心态，反映出对生他养他的家乡的执着的爱。尽管后来他离开农村，走进了城市，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农村的山山水水，农村的父老乡亲，时时关注着农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农村的每一点微小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放在心里。越是在经济逐渐发达的今天，他的目光越是关注着

那些还处在贫困边缘底层的人们。他是农民的儿子，在他的血管里，时时涌动着农民的血液，饱含着中国湘西农民的文化心理、意识、情感。他的生活道路，与我国很多从农村走出的作家一样，充满了艰辛坎坷。他虽然走出了大山，离开了农村，但从他的作品里，时时可以感受到那种浓浓的恋乡之情。这种感情，不仅体现在乡土题材的写作上，更多的是在作品字里行间表现出与农民的浓浓的感情。他自己说过，只要几个月不下乡，就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他的文学创作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子安泰，一接触大地就充满活力，一离开大地就会丧失生命力。只要深入到农村去，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他就文思如泉，写出读者喜爱，评论家看好的作品；一离开农村，作品里所塑造的人物就没有了那种鲜活，那种灵性，那种栩栩如生。《文艺报》于2006年5月19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该报记者任晶晶的报道《作家向本贵矢志不移的追求——为农民而写，写农民故事》对向本贵长期坚持深入农村，深入生活，创作农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予以充分肯定。任晶晶说：“人们通过沈从文先生的《边城》等一系列不朽作品，认识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充满神奇与神秘的湘西，那个散发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湘西。那么今天，人们通过向本贵的《苍山如海》等一系列优秀篇章，开始看到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正在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湘西，一个古朴传统与现代文明相交融的湘西。”他自己也认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话是正确的。作家要是没有足够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人

生阅历，真难想象其创作的作品的丰富性和可信性。我在农村生活 30 多年，几十年来农村在极左路线的桎梏下经受的苦难，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的各种状况，我都十分了解和熟识，对农村的各种人和事可以说是耳濡目染，铭心刻骨，即便是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也能准确地窥探出来。写起农民来也就得心应手。”^①

我的这部著作中，从他的生活道路、成长经历入手，在厘清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脉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他的作品，探讨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意在让关注和喜欢他作品的人们对他的创作有更多的了解，对他的作品予以更多的关注对作家本人有所裨益。

^① 夏义生、刘起林，《农民本位的乡土叙事——向本贵访谈录》，《理论与创作》2005 年第 1 期 73—77 页。

目 录

序 / 1

自序 / 5

第一篇 作家论

第一章 童年 / 1

第二章 求学之路 / 9

第三章 回乡的年月 / 24

第四章 在乡政府工作的日子 / 42

第五章 走进县城 / 50

第六章 文学编辑 / 59

第七章 专业作家 / 82

第二篇 作品论

第一章 苍山茫茫 情深如海

——《苍山如海》论 / 100

第二章 一幅奇异的风情画 几曲深沉的爱情歌

——《盘龙埠》论 / 130

第三章 这里真的黄金遍地

——《遍地黄金》论 / 152

第四章 人民卫士的真情赞歌

——《毒案喋血》论 / 172

第五章 一部不可多得的乡村反腐力作

——《乡村档案》论 / 187

第六章 向历史与人性深处开掘

——《凤凰台》论 / 208

第七章 新时期的热情赞歌

——向本贵早期中短篇小说论 / 230

第八章 关注基层 贴近底层

——向本贵后期中短篇小说论 / 253

附录 / 273

后记 / 278

第一篇 作家论

第一章 童年

湖南沅陵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古时名叫辰州。秦时设郡。西汉高祖5年时，这里就已经设置了沅陵县。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古驿道伴着湖南省的四大水系之一的沅江穿境而过，沅江两岸，山高水陡，人烟荒蛮。曾是封建时代贬谪官员的去处。战国时期的屈原，曾溯沅水而上，在这里留下了诸多的诗篇，其著名的长诗《离骚》，就是在遭贬谪时在沅江流域写下的。唐代的王昌龄贬谪龙标时，也曾在这里逗留。但这里又因为是大西南的门户，有水陆交通与外界相连，因此，这里又是历朝历代的文化重镇，仅新石器的文化遗址就有15处之多。成语“学富五车，书通二酉”的“二酉”藏书古洞就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世界上最早的佛学讲堂之一，唐贞观年间敕建的“龙兴讲寺”也在城内。明代大儒王阳明自龙标谪归，途经辰州，曾在龙兴讲寺讲学月余，题咏山水，后人曾修有“虎溪书院”以志纪念。我国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与沅陵的关系更为密切，他曾在沅陵住过很长的时间，对沅陵的山水人情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写了长篇散文《沅陵的人》，对沅陵的人文习俗和传说作了较详细的

介绍。他的哥哥还在沅陵县城修建了住房，长期定居沅陵，并接待过往的文人学士。他的妹妹也嫁给沅陵城郊一农夫为妻，生儿育女，血脉传承。抗战时期，许多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都曾在沅陵驻足，如田汉、周立波、廖沫沙、翦伯赞等曾在沅陵办过报，团结鼓动民众，宣传抗日。爱国名将张学良也曾被幽禁在县城对岸的凤凰山达一年之久。

在沅陵的东北方，有一个名叫龙潭湾的小山村，1947年向本贵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中的一户苗族农家，并在这个小山村生活了三十多年。这个小山村实在太小，太偏远，人口不足二百，青山环抱，沅水一条支流绕村流过。可这个小山村却有着较为深厚的人文底蕴。一条古驿道自远方而来，从邻村穿过，然后翻山越岭往大西南而去。清时的“辰龙关大战”就发生在不远的地方。十九世纪中叶，离村子不远的山那边发现了金矿，当时中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便有三个家族在这里入股办矿，名为双利公司。高耸入云的冶炼炉就建在村前的河边，冶炼炉旁边一栋三层木质结构的大楼被当地的百姓称之为“局里”。“局里”住着来自远方大城市的大老板和有钱人。他们给当地的百姓留下多少神秘，传奇和向往。这些大老板和有钱人从远方的大城市来，过后又带着金铤产品靠着木船沿着村前的小河下沅江，过洞庭，抵达长沙或是汉口。直到二十世纪初修建319国道，双利公司才搬到山那边的矿区去。这座矿山后来叫做湘西金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红军长征时，一支红军部队从村里经过，打土豪劣绅，宣传北上抗日，深得贫苦农民拥戴，村里几个青年还参加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北上抗日。四十年代初，为阻止日军沿着319国道西进，村里还驻有两个炮兵营，日夜操练，严防日寇西进。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进入湘西剿匪，一支部队从这里经过，向本贵的叔叔和村里几个青年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去剿匪。他们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从五十年代开始，沅陵县官庄森工站设在龙潭湾，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挤在一栋窄小的民房里办公，他们中间有工人，有技术员，有大学生，与村里的农民群众相处二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才搬离。小山村与别的农村并无多少区别，缺田少地，贫穷落后，却崇尚文化，崇尚学习，崇尚文明，崇尚进步，鼓励走出山村，走向外面的世界。小小的山村，有做农民的，有当工人的，有当干部的，有当兵的，有经商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居然有两个年轻人同时走出山村，走进大都市，进了名牌大学读书。著名理论家何西来说过，：“除了主观因素外，风格的形成还要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鲁迅说，风格‘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因时而异’，是指外部的具体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等对作家艺术风格的影响。”^①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氛围，对以后向本贵的创作风格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向家在当地算得殷实人家，向本贵的祖父辈有两兄弟，哥哥生有两个女儿，弟弟生有三个儿子。向本贵的父亲从小就过继给了伯父。那时，向本贵的祖父用木船从常德运来不少的布匹百货，准备开铺子做生意买卖，货柜货架都已经做好，房子也都装修一新，可谓万事齐备，只等着开业赚钱了，不料一场大火，兄弟俩的房屋和全部家产付之一炬，向家从此一蹶不起，两位祖父也相继去世。向本贵出生的时候家境已十分贫寒。他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虽是衣食捉襟见肘，父母却不乏对孩子的溺爱和企盼，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贵宝儿，希望儿子日后能告别贫困，富贵相随，有所作为。

^① 何西来，《文格与人格——艺术风格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几年过去，向本贵的几个弟弟相继出生。那时，他的家乡已经获得了解放，他家也跟别的穷苦家庭一样，分得了田地。但他家因为人口不断增多，兄弟日渐长大，父母汗爬水流的劳作，家景仍然很是贫困。向本贵4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做一个山村农家孩子应该做的劳动——放牛。向本贵虽是小小年纪，却是懵懵懂懂地知道父母的劳累和艰辛，自己应该为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他连着放了四年牛，不管风雨霜雪，不管寒暑春秋，都没有中断过。

那时，村里办起了农民夜校，对青壮年农民进行扫盲教育。向本贵的父母和其他乡亲都进了农民夜校识字班。1953年冬天，他的父亲也把向本贵带到识字班听课识字。向本贵白天放牛，夜里到夜校读书。他读得很认真，很刻苦，哪怕是上课上到半夜，他也能坚持不打瞌睡。而且，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老师讲过一遍两遍，他就能记住。他特别喜欢听老师讲故事，因为老师讲的这些故事大都发生在农村，发生在他身边，鲜活而真实，这样的故事往往都很有吸引力。向本贵在夜校读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了一些汉字和日常生活常用的词语，这激起了他对学校生活的向往，八岁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肯放牛了，要上学读书。他的父亲说：“家里困难，你们兄弟多，不可能全都上学读书。我跟你母亲商量过了，只能供一个儿子读书，能读多高的书就让他读多高的书，家里再困难也要盘送，日后书读出头了好给家里争争门面。你们其他的几个兄弟能认几个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这时，向本贵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带他读夜校的原由了。他的哥哥已经读小学四年级了，成绩也不错，看来哥哥已经成了父母准备培养的重点对象，向本贵要读书，当然是不可能了。只是，父母怎么做工作，向本贵还是不愿意去放牛，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读书。还是他的祖母出面做工作，劝他的

父母说：“贵宝儿这么喜欢读书，骂也不愿意去放牛，打也不愿意去放牛，看来他是铁心要读书。就让贵宝儿去学校读书吧。让他读一年，成绩不好，就让他回来。”父母无奈，只得点头同意，并约定，成绩不好，就回家放牛。向本贵终于进了当地的村小——潘香坪初级小学，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真正的学生生活。几年之后，哥哥小学毕业没有考上初中，父母才认认真真地告诉向本贵，“贵宝儿，现在就看你的了，你读书成绩好，家中就盘送你，你能读到哪里，家里就盘送到哪里。你要是不认真读书，就回家，从几个弟弟中间再选一个读书。还是过去一句话，我们家里困难，不可能让几个儿子都能上学读书。家里只能盘送一个儿子读书。”父母的承诺，对于向本贵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向本贵读书更加用功，刻苦，成绩也特别好，他一口气读了十二年书，直到高中毕业，眼见着大学在向他招手，光明的前景在向他招手，再向前跨一步，他就能走出贫困的山村，彻底与贫穷告别，走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可是天有不测的风云，终止了他向高等学府迈进的脚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全国停止高考，城里的学生打着背包上山下乡，农村的学生背着被子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向本贵便又回到生他养他的小山村去了。这时的向本贵已是二十岁的年轻人了，十二年寒窗苦读，一腔的志向和希冀，全都化为泡影。除了迷茫，困惑，无望，就是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一是对不住父母十多年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盘送他上学，二是因为他读书，耽误了弟弟们上学读书的机会，他的几个弟弟大都只读到小学或初中就辍学回家了。直到改革开放，农村的形势好了，农民富裕起来了，他的六弟才有机会上了高等学府。

当然，向本贵的童年不仅仅是苦难，是艰辛，他也享受着童年的天真和快乐。向本贵的祖母对她的孙子们宠爱有加，关怀备至。他祖母的娘家家道殷实，家里曾经还出